

## 淮海路的烟火气

马尚龙

淮海路向来是被视作有高雅时尚之气的马路。不论是商店的品位,还是马路两边老式公寓的底蕴,或是马路上书卷气的男人和知性收容的女人,都构成了淮海路的气质。甚至梧桐树,也是因为是在淮海路而与众不同。

淮海路也会有烟火气吗?似乎没有。描述上海烟火气标配性的存在,是不会以淮海路作为背景的。如果谁将一家咖啡店当作是淮海路的烟火气,恐怕是要被人嗤笑的。

不过,这是对淮海路的不识,同时也是对烟火气的误解。

淮海路这条商业街,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,隔几家门面就有一条弄堂。初看,会觉得淮海路因之少了点气派,细一想,很多年很多年间,每一条弄堂有居民走进走出,有背书包的学生仔,有拎菜篮的主妇,有昂首的知识分子,有佝偻的老人……烟火气是被他们从弄堂里裹挟到了淮海路。

淮海路多有各类小巧玲珑的商店,呼应了弄堂民生的烟火气。酒肆烟杂、点心店、文具用品店、土产南货店、小百货店、小金店……在淮海路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。曾经有过一家昆和烟店,也可能叫昆和?卖香烟,不是烟纸店,和龙凤珠宝店毗邻。如今当作景观式弄堂的和合坊弄堂口,有个做生煎馒头生意的摊头,后来在弄堂对面登堂入室为“春江点心店”;市面上普遍都是一角二分四只生煎的年代,和合坊要卖一角六分,名气很响,附近的居民一直叫它和合坊,而且就视作为上海最好的生煎,是不大知道仅一公里之外还有个“大壶春”的。还有一家现在想来蛮是奇葩的书店,开在了弄堂一侧,很是狭窄长条,两三米宽,是在雁荡路口对面的康复公寓还是另一条弄堂,我记忆模糊了,但是记得它是书店不是书摊。风很容易吹进书店,吹卷了书页,也不经意地吹出了书卷气。

它们大多门面不大,甚至还没有门面,生意也不大,但是没有一家辱没了淮海路的典雅时尚,恰恰是增加了淮海路的生动鲜活,渐渐地近悦远来,成为淮海路的名牌。像春江点心店的生煎,不知道有多少对轧朋友男女在生煎中热恋起来。在对面淮海电影院看了电影,到春江吃生煎,再来碗咖喱牛肉汤,开锅得起的。

年代在变化,烟火气的“烟火”成分,也随之变化,但是烟火气仍旧是淮海路最质朴的气质。比如栀子花白兰花季节,总有两三老妪摆了摊头,或在南北高架的人行天桥,或在X11,也就是原来的思南路口小花园,不大会是有执照的,但是是有趣味的。这个趣味,便是烟火气了。有人说,这几个老妪是被雇佣来的,我倒是觉得,雇佣的主儿,也是懂淮海路烟火气的。

烟火气总是鲜活的,是和俗常的生活气息相通的,烟火气总是俯拾即是信手拈来,而不需要敬而远之若即若离,烟火气总是在烟火中绽放着“焰火”。

凡烟火气弥漫的店家,都不大,装潢也绝非精致,但是个性很是明显,总有让人怦然心动之处。一碗面吃得出一条路的风情,一杯咖啡看得出个性化的标记,一个柜台可以嗅得出高贵的气息。微笑不因为烟火气而僵硬,服务不因为烟火气而降格,很可能发生的意外是,人气恰恰因为烟火气而聚拢。

烟火气不是高大上,但又是真正的高大上,是包含了烟火气的高大上。或许是某一个铺位,某一个角落,某一款商品……隐隐烁烁,烟火气就弥散其间。

说有容易说无难,在饮食上也是一样。梅花糕作为小吃,我原以为南京是独一份,后来在苏州平江路看到海棠糕,一路买过去,三塘街也一样,顶着“苏州小吃”的名。与梅花糕大同小异:都是面粉为皮,豆沙馅,在模具里烘烤,上撒红绿丝。只是海棠似圆饼,取卧姿;梅花糕的模子深而尖,类锥状,持在手中,不细看,还以为冰淇凌蛋筒。

“梅花”“海棠”,不过是模具的不同,命名的逻辑是一样的,象形而已,事实上那模具仿的花型,说是什么花都可以。海棠糕的模子就是一圆型,哪里就海棠了?但我们的许多食物都有一个“美”名,跟美食之“美”顶真,属于典型的“煞风景”。梅花糕据说还是乾隆赐的号,更不容质疑。乾隆下江南,在民间演绎出无数的故事,“十全老人”到处题诗是有无数的诗碑为证的,于美食赐名也多了去了,皇上赐名,只能是“喜欢就好——您随意”。

我觉得梅花糕与海棠糕名异而实同,以“实”而论,称为南京小吃就有点勉强。在网上查了一下,发现海棠糕为南京所无,梅花糕则在苏州是与海棠糕并举的,也有说这是典型的江南小食,苏州、无锡、南京都有。无锡和苏州挨着,南京与苏州隔着老远,为何常州、镇江不见,梅花糕一步跨过了南京?因为南京是大码头?梅花是南京的市花,有个外

地朋友据此判定了梅花糕的归属,全然不顾有市花一说是后来的事,梅花糕早有了。我也不纠正他,由着他自作聪明去酝酿美丽的误会。好在苏州人似乎也无意争版权,以我所知,梅花糕虽在苏州也能见到,主要的“应用场景”却已在南京。前面说过的,海棠糕与梅花糕材料相似,做法相似,味道大差不差,个头上后者大不少,价格也高些,游客不图一饱,尝个新鲜就可以——没准苏州人想——大个的就让“南京大萝卜”卖去吧。

江南的糕团,多是米粉做的,扬州的千层油糕,更常见的发糕都是包子馒头店卖,不宜以糕团论。梅花糕是面粉做的外皮,却又不傍包子馒头,独成其类。都是现做现卖,现卖现吃。包子馒头食客现吃的固然不少,买上多个带回家中似也是常事,但不像梅花糕,通常上手就吃起来,若是买上几个,保持不走形都成问题。

现今店家喜欢标榜“纯手工”,梅花糕绝对可以满足这要求。“纯手工”于我,吃还在其次,现场看制作的过程更是一乐。这也是为什么梅花糕一类的传统吃食,吃的人其实不多,相关的短视频却实在不少。

做梅花糕的模具是个家伙,模具与锅的合一,大号的铁锅大小,却是直上直下的六边形,铁皮围起,高出操作面寸许,围在当

中花瓣装的十来个上大下小的洞眼便是下料的所在。先倒入面糊,面糊烘烤之下沿“洞眼”壁结成一托了,就往里塞馅料,尔后再浇上一层面糊封顶,如同加盖,将馅料包起来。不是一只只加“盖”,是往整个台面上浇,辅助的手段是将模具整体倾侧,一会儿向这边,一会儿向那边,务使面糊均匀铺满,有似整体浇铸。那么大家伙,是要一把子力气的。模具锅有一手柄,便于操作,我见过一师傅干脆单手拎起来晃动,当然不是颠勺,看上去像要

一面加大加厚的手鼓。后续的程序还包括往“盖”上加各种料,红绿丝、红枣、葡萄干。万事俱备,出锅使的是一小小的钢钎,别处未见,不知算不算特制的工具,用钎子戳一下,探其熟也未熟,熟了就沿孔眼划一圈,令整体的那层顶盖分离,再一扎到底,将一块块梅花糕从模子里取出,置一小纸杯中,交到食客手上。

整体浇铸的那层面糊,传统的做法是用面粉,据说现在凡南京的,都已迭代为糯米粉。南京人的推陈出新,更显眼的是在上面又堆了层小元宵。记不得在哪儿吃过一回,小元宵不是平铺,是堆叠起来,累累如攒珠。奶茶里有珍珠奶茶,梅花糕上是“珍珠”的又一种运用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,中国人在吃上面的想象力,真

不是盖的。据说原先的梅花糕,上面只有红绿丝、葡萄干、红枣等等,都是后来的添加。比起来,我觉得这些都还是简单叠加式的衍义,以糯米糊封顶,加堆小元宵更具革命性。不是做加法,是做乘法了,由此梅花糕的口感由面托的脆硬,豆沙馅的近“爆浆”“流心”之外,又多了一层软糯。发明权大约是无从追溯了。有次在马台街见到“孙师傅梅花糕”,守摊的是个中年女子,说她干这个已经二十几年了,以糯米糊代面糊,还有小元宵堆上去,就是他家起的头。二十几年前梅花糕五角钱一个,根本卖不动,改良之后,价格上去了,倒好卖了。

## 三生有幸

江砚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

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的画,通古。“地多灵草木,人尚古衣冠”,用这句诗,说薛老的画,是贴切的,但又是浅薄的。薛老画里的灵气与古意,不在形,而在神。他饱读诗书,善填词赋诗,有一次,薛老用昆山话诵读了他写的一组题画小令,我和一同聆听的顾村言兄直呼如遇古人。近年,他画了很多诗意图,陶渊明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范成大、姜白石……他是真的与古人意通神合,才能画出那些诗境。他就是一位活在当下的古之逸人。

薛老的画,现代。他曾考进浙美油画系,后因病退学。他对西方美术史烂熟于胸,他知道毕加索、马蒂斯的线条从何而来。他见古人所未见,所以,他能画出抽象离骚、意念山水,道古人未道,启今人幽思。

薛老的画,属于未来。他的诗情、他的哲思、他的智慧、他的悲悯,通过笔墨,留在纸上,直抵人心,也必将传诸后世。对中国美术史有精深研究的龚继先先生说:“薛老的画,要进博物馆的。”薛老的画,通古、现代、属于未来,我们今天能与“邃”遇,真是三生有幸。

谐音梗大行其道的今天,也玩到了薛邃老先生这厢。晚辈为老人办画展,起的名字,不是“‘邃’心所欲”,就是“‘邃’遇而安”。这种小机灵小把戏,老人不见得喜欢,却笑容可掬,说“蛮好蛮好”。

若摘掉眼镜,留起长髯,笑容可掬的薛老,就是人见人爱的老寿星,完全不用化妆。薛老人好,人见人爱,却不容易见到。因为他不喜欢抛头露面。偶尔为提携晚辈,出席画展,也留下吃饭,他笑眯眯坐着,不发一言。其实,私下里,薛老是很健谈的。

薛老画好,人见人爱,也不容易见到。因为他不喜欢宣传炒作。他一门心思,就在家画画。如果硬要说薛老有什么爱好,那就是访山问水,师法自然。可惜,三年疫情,老人未再进山。说起不能出行的遗憾,薛老却只怪自己腿脚不复往日之健。

艺术家,常有些风雅做派,以示不凡。薛老却不,他跟寻常老头别无二致。书画家高寿,也有些特别习惯,比如刻印曰“八十后作”,比如落款曰“年方九十”。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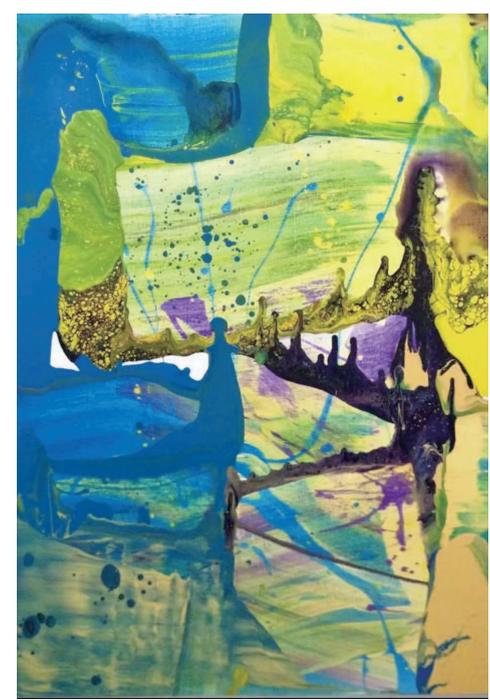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一个“邃”,甚至只盖印不落款。他,一直在做减法。薛老真是一位隐者呢,连年龄也隐了。所谓“大隐隐于市”,形诸薛老,当然是确切的。但,这并不是薛老的追求。他,只是一门心思画画。我认识薛老时,他八十了。我万万没料到,未来的日子里,带来惊喜最多的画家,竟然是他。与薛老渐渐熟了,我才知道,就在年登耄耋时分,薛老打通了中国画的所有经脉,步入自由王国。他不再只是一位笔墨老到、法度森严的传统山水画家。他的画,已经无法将其归类。他自由游走于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之间,胜似闲庭信步,潇洒自在。他画中的人、鸟、兽、树、花、草、石、亭,那么古意盎然,又那么新意迭出;他笔下的各式样貌,你先是惊叹从来没有见过,又会觉得妥帖极了,就应该那个样子。每一次见薛老,他的画总让我们惊喜地叫出声来,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前,不管是别人,还是自己。几乎每一幅,都在出新,几乎每一笔,都有妙思。薛老的妙思啊,如山间的响泉,汨汨而出,欢然奔涌。我们作为薛老的观者,也似山间的访客,拥一捧山泉,享其甘甜,赞其清冽,观其向前。

薛老却不,他年登鲐背,常常只落



轻快的中板 (油画) 李磊



我比少儿社小两岁,所以自出生起就有少儿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陪伴,这是因为父亲的原因,家里有很多少儿社的出版物。

少儿社是我父亲的生前单位。我父亲叫张乐平,是画家,创作了包括“三毛”在内的很多儿童漫画。我父亲是在“文革”后期进入少儿社工作的。1979年4月,我父亲在少儿社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当时他作了一幅画,画上的他欢喜地抱着小三毛,向党献上一束花,还题下四句诗:“画笔生涯五十春,赢来白发映丹心。七十当作十七样,追逐红旗再长征。”对党和国家、对少年儿童,我父亲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我父亲对少儿社也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因为在这里,他又拿起画笔,为他热爱的事业而创作;在这里,他有着像陈伯吹伯伯这样的好朋友,还有许多陪伴他耕耘在儿童文化园地的老编辑们。在我父亲病重期间,少儿社给予了许多医疗上和精

神上的支持,我家属至今犹记在心。我父亲曾留下遗愿,此后三毛系列作品的重新恢复出版,全权交由少儿社处理。

不仅仅是“三毛”漫画,我父亲时候,他总拉着我和我的哥哥姐姐,还有我的同学摆动作,我们都成为他的模特;他还让我们看漫画,看得懂的就拿出来发表,我们也常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。

而我,和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在很早就结下了缘分:1959年,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《三毛流浪记》选集,父亲觉得书名用小孩写的字效果会更好,就与当时的编辑凌健叔叔一起让五岁的我用毛笔写下了“三毛流浪记”这五个字。书出版后反响非常好。后来他们还要我陆续写了《二娃子》《三毛今昔》等书的书名。因为我的字被印在了书的封面上,小朋友们都很羡慕我,所以这是我小时候感觉很骄傲的事情。我第一次上电视,也是在少年

时候,他总拉着我和我的哥哥姐姐,还有我的同学摆动作,我们都成为他的模特;他还让我们看漫画,看得懂的就拿出来发表,我们也常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。那是1960年,我还没有上学。在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草坪上,我和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一起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故事。忘记是故意的反叛或是有意的试探,调皮的我时不时地做一下鬼脸,引得镜头后面的叔叔阿姨们捂着嘴笑,拍摄完了又哈哈大笑。这成了父亲和我开玩笑的“把柄”,直到我近中年了,有时要上镜,父亲还会笑着提醒一句:“别做鬼脸哦!”可惜这段电视节目是直播,只能永存记忆之中。今年也是我父亲逝世三十周年,想到了童年和他一起的这点点滴滴的往事,我心中的伤感和酸楚难以言喻……

1989年,少儿社出版了我的幻想小说《霹雳贝贝》

责编:殷健灵

我比少儿社小两岁,所以自出生起就有少儿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陪伴,这是因为父亲的原因,家里有很多少儿社的出版物。